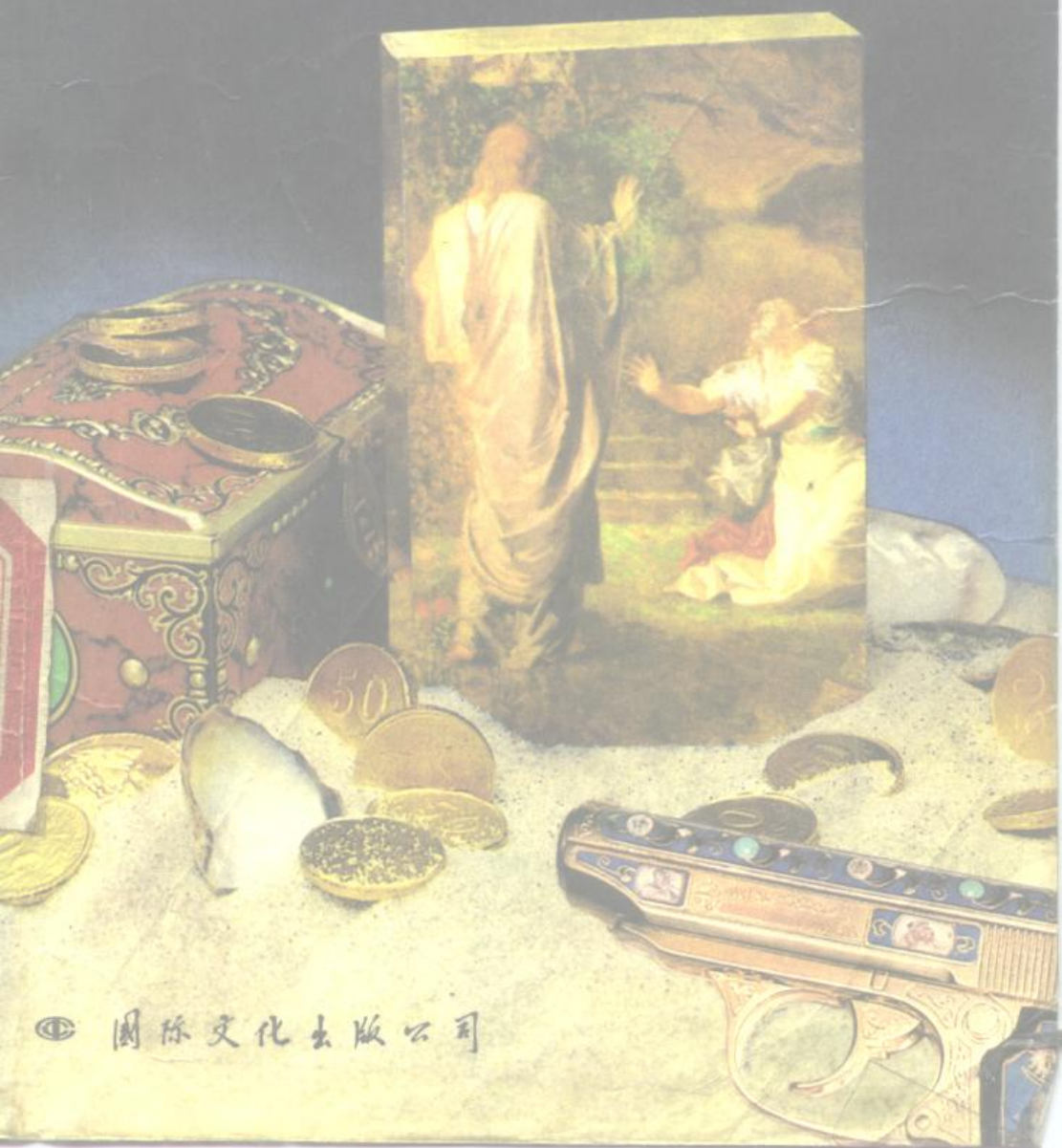


THE EIGHTH COMMANDMENT

圣经第八条戒律

〔美〕劳伦斯·桑德尔 著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圣经第八条戒律

〔美〕劳伦斯·桑德尔 著

张纪新 张 莉 译
崇 礼 校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Lawrence Sanders

THE EIGHTH COMMANDMENT

根据美国 Berkley 出版社 1987 年 7 月版译出

圣经第八条戒律

【美】劳伦斯·桑德尔 著

张纪新 张 莉 译

崇 礼 校

*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11 印张 236 千字

1989 年 8 月第一版 1989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ISBN 7-80049-339-7/I·60 定价 3.95 元

人 物 表

(以出场先后为序)

玛丽·卢·贝特森(绰号邓克)

——女主人公，格兰迪拍卖行古币估价员。

伊诺克·沃特尔

——古币商店老板。

费利西娅·多获

——格兰迪拍卖行部门主管。

霍巴特·朱利安(昵称霍比)

——格兰迪拍卖行职员，邓克的男同事。

奥森·范温克尔

——阿奇博尔德·哈维斯朵克的外甥兼秘书。

阿奇博尔德·哈维斯朵克

——古币收藏家，百万富翁。

梅布尔·哈维斯朵克

——阿奇博尔德的妻子。

纳塔莉·哈维斯朵克(昵称纳蒂)

——阿奇博尔德的小女儿。

鲁比·奎里隆

——阿奇博尔德·哈维斯朵克家的女管家。

斯坦顿·格兰迪

——格兰迪拍卖行董事长。

莱缪尔·惠斯沃思

——格兰迪拍卖行律师。

阿尔·乔治欧

——纽约警察局侦探。

杰克·斯马克

——芬克丝保险公司调查员。

罗伯苔·明钦

——阿奇博尔德的大女儿。

罗斯·明钦

——罗伯苔·明钦的丈夫。

勒诺·沃尔夫冈

——阿奇博尔德的私人女律师。

卢瑟·哈维斯朵克

——阿奇博尔德的儿子。

芬妮飒·哈维斯朵克

——阿奇博尔德的儿媳。

萨姆·杰斐逊(自称阿克巴·伊·拉希德)

——纳塔莉·哈维斯朵克的男朋友。

多莉·莱芙瑞

——奥森·范温克尔的情妇。

我被男人揶揄，被女人同情。

我的名字叫玛丽·卢·贝特森，可“邓克”^①这个别致的绰号却伴随着我从德梅因城移到纽约市。光着脚，我身高1.88米；一双高跟鞋，我就“鹤立鸡群”——一个男人曾对我这么说。

“别为身高操心，邓克，”爸爸劝我，“人们都仰慕你。”

你大概能猜出他这古怪的幽默味道。实际也是如此，他给三个哥哥起名为汤姆、迪克和哈里。要是我再有两个姐妹，爸爸肯定叫我们费恩、霍普和切丽。

说到邓克……那是因为父母都很高，他们的儿子们15岁时都已两米多高。你想说这是一支合格的篮球队吧，你猜对了。从我记事起，家里车库的墙上就钉着篮圈。我没有姐妹，身边又没有亲近的女朋友，因为我太高了。只好与哥哥们为伍，天天与篮球会友。

我们分成两队，汤姆和迪克抛硬币挑队友，输的只好要我。可我象他们一样认真地打球，我有着兔起凫飞般的出色表演，所以当之无愧地赢得美称——响当当的邓克。

① 美语中意为篮球扣篮动作。

哥哥们都是中学的球星，我在校女队打中锋。我们赢得了各种类别的比赛，家里到处是炫耀我们夺魁的奖状、奖杯。母亲把有关我们赫赫战绩的报道精心地从报纸上剪下来，珍藏在剪报册里。评论员形容我是“细高瘦长的邓克·贝特森”。我知道他们并无恶意，但这却隐隐地刺伤我的心。

就在出现这些报道的同年里，我穿着比基尼泳装去游泳，听到一个女孩说，“噢，那真象电线杆上绕着两条白绷带。”此外，我还得咀嚼着习以为常的闲言碎语：“高空气候如何？”“你流鼻血了吗？”人们有时会无意地捉弄一下我的自尊。

我随遇而安，穿着平底鞋，时时告诫自己别太沮丧。作为一个高个女孩，舒服地活着有多么难！极矮男孩们那热辣辣的注视也不会使我心往神驰。在中学的舞会上，我没有男伴，只是陪着哥哥哈里和他的女伴——一个小巧玲珑、身高只到哈里腰带的金发女孩。人人都恭维他们是天生一对儿。要是我带个武大郎出现，大家准会笑翻了舞厅。这人世间太不公平了！

哥哥们舒服地享受着运动员奖学金，上了名牌大学。我只能呆在蔡斯学院——一个小小的文学院里，那儿只有曲棍球运动，没有其它女子运动项目。我已下决心告别竞争激烈的“邓克”生涯。

在蔡斯学院的学习生涯是与世无争的4年。我轻松地学完必修课，在后2年里，又啃了许多艺术史和艺术欣赏的书籍。对于未来，我茫然一无所知。但为了求生起见，我学会了打字和使用小型计算机。谁又能预测出将来会是怎样呢？

大学生活中最重大的事件要算是我首次体尝了男女之欢。当时，我大概是衣阿华州唯一的19岁的处女。这事发生

在一个破旧不堪的广告栏下的茵茵草地上，记得广告上的字还清晰可见：“可口可乐，歇个脚，喝几瓶，精神好！”爸爸要是知道这些准会乐的。

手里攥着毕业文凭的我（文凭上面印的拉丁文我一个也不认识），回到德梅因老家，心灰意懒，唯有无精打采地同哥哥们打打篮球来消磨时光。八月底，我拿着父母赠与的毕业奖金，单枪匹马地前往纽约城，寻找功名成就，至少也得让我找个倾心相爱的男人——一个高个子的男人。

那是几年前的纽约，即使那时也很难找到勉强说得过去的出租公寓，现在找房更是渺无希望。最终，我在西 76 号街找到个小房间。当时西区还没变成曼哈顿大街的样式，还保留着我喜爱的象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大街那样的恬静气息。我的房子异常的小，我花了不到 500 块钱从救世军旧货店买来家具，把房子装饰一遍。

我就这样，住在色彩斑斓的曼哈顿，穷得只能举目观望，吃金枪鱼三明治，无可奈何地瞅着报纸上的招聘广告疾首蹙额，好象广告是从“往事回忆录”上翻印出来的似的。

我有过几次一无所获而又令人伤感的求职面谈。有时，我只好在麦克西商店卖男手套，有时，我又出现在查克福水果店的柜台后面。我曾为一家邮售公司写信封推销治秃药和去皱膏。

那时期我的私人生活不值得着色渲染。我遇到些男人，他们似乎都既饥饿又好色。我们在一起总吃金枪鱼三明治。我没有亲近的女友，怪寂寞郁闷的。可曼哈顿有千奇百怪的事情，我总想跃跃欲试，老实说，我并没有不开心。一定要避免自我感伤。

我有过一段不长的“恋爱”风波(六个星期)。那男人年龄比我大点,身材比我矮点。他娓娓动听地对我讲他没结婚。去年夏天他一定是在户外呆了很长时间,他的手晒得黝黑,可无名指上的那道不宽的白圈却格外的醒目。他见我之前总是摘了婚约的“箍带”,我没同他谈过这现象,但我心里一清二楚。

他还算英俊和招人喜欢。我知道这事长不了,结果我猜对了。我有时纳闷他为什么还是看上我了,转念一想,这跟有些男人总爱攀援高山一样——因为我在上面。

有些男人在他们的私生活里寻求怪异:奇高女性,特矮拙人,过肥的,绝丑的。据我所知,还有瞎子、聋子、瘸子、拐子。这类事让我想都不愿想。

总之,六个星期后我们分手(我没为他流过一滴泪)。他回到他老婆身旁,我仍旧徘徊在招聘广告堆里。正巧有个古币店老板想找个秘书兼售货员,我就给他寄了份简历。

小时候,我攒些刻有印地安人头饰和水牛图案的小硬币,存放在空泡菜罐里。这就是我有关硬币的全部知识。记得那个周末我写了半打儿求职信,我对它们全不寄予厚望。

可两星期后,我收到古币店老板的回信,让我去面谈。我真想立刻冲进图书馆,潜心研究货币史,转念一想,这无疑是浪费时间。几天的死记硬背绝不会让他相信我是货币专家。他要是想雇我,就不在乎我的无知。

此人名叫伊诺克·沃特尔,他在西59号街开个既小又脏的古币店。它只有一个窄小的栅栏橱窗。门锁着,我按了门铃,店主从旧绿门帘后瞅着我。我拿出那封信,他仔细地审视一番,然后把门拉开一条窄缝让我挤进去。

他仰头盯着我,笑笑,说道:“你被录用了。”

我给伊诺克·沃特尔干了三年，我们俩挤在那个阴暗的到处是上锁玻璃柜的小店里，里间屋中还有个跟银行保险库一样大的沉重的保险箱。开始我俩相互称“沃特尔先生”和“贝特森小姐”。六个月后我们直呼“伊诺克”和“邓克”了。

他是个绝顶可亲可爱的老人。70多岁，一圈白发绕在头顶就象神像上那圣洁的光环。他饱尝关节炎折磨，几乎拿不稳夹硬币的镊子，所以在单干多年后才登广告招聘助手。

老伴已死了20多年，他独自一人住在离小店仅一街之隔的空荡荡的公寓房里。他的独子已结婚，住在亚利桑那州。儿子总是劝老子离开纽约，和他住在一起，在那炎热、干燥的亚利桑那州度过晚年。

但伊诺克极力反对。他的商店是他的生命，他曾对我说：放弃商店就是向岁月和死亡投降。

“难道你不想见孙儿们吗？”我问他。

“我也见他们，”他说，“只是偶尔。我与他们通电话，我还把他们的相片装在钱包里。”

他不是富人，但我肯定他生活充裕。他对我慷慨大方。刚开始我工资只比最低额多一点，三年后，我确实生活得不错，鸟枪换炮了，宽敞些的公寓房，配上新家具，我有时也到特体服装店买衣服和鞋子。

伊诺克·沃特尔的生意与众不同，不是那种黑店。他拥有忠实的顾客，他靠打电话和写信为他们服务。他的声誉如此之高，鉴赏力又如此令人信服，以至于顾客们购买珍贵的古币时只需听伊诺克一句话，他们在古币未到之前连看都不用看。

他自己从收藏家、古币商、或者世界各地的拍卖场收购古币，主要是通过打电话、邮信和打电报进行业务联系。工作后

不久我就每星期去银行帮他存款，了解到古币店的买卖实情，他从不在我面前故意贬低他的赢利情况。

虽然他经营各种金属币、纸币和辅币，甚至一些奖章，但他专长是研究古希腊硬币。他赚钱的渠道是买进卖出那些不起眼的铸造币，金的、银的、铜的和青铜的。

他谆谆教诲我，使我受益匪浅。我学到所有关于“狄克德拉克马”、“蒂特布斯”和“特赫米塔毛瑞安斯”等古希腊货币的精髓（它们的名称象绕口令）。我能从纯金或纯银中分辨出镍像。我甚至能识别出硬币质地的“极佳”与“优秀”、“良好”与“中等”之间的差别——微乎其微的差别。

一次，伊诺克给我描述了那些古希腊硬币的灼灼魅力。那是11月一天的黄昏，在关门回家前，我们喝着最后一杯咖啡，吃着小饼干。

他坐在斜面工作台的后面，所坐的转椅已经破损，皮面被磨得象镜子般的光亮。他心满意足地看着装在玻璃柜中的硬币。那些小圆片象被禁锢的星星一样熠熠闪光。他了解它们的经历，了解什么人铸造了它们，什么人为之效力、为之争斗和丧生。一个优秀民族生存得再短暂、再艰难，也不会丧失对欢愉的执著追求和对美的倾心热爱。

这些他所热爱的金属小片一下子成为连接过去和未来的纽带。伊诺克把他的硬币看做永生的标志，当然不是他自己躯体的永生，是全人类的永生。当伟大的思想被遗忘，神圣的战争受忽视，严肃的艺术遭嘲弄，坚固的纪念碑化为齑粉，而金钱却亘古通今没有消亡！

那个傍晚他的情绪感染了我。

好景不长。他的关节炎愈发严重。与此同时，房产主发

了传票。这片楼群，包括伊诺克的小古币店，将被夷为平地，一座豪华大厦要在此地耸起。是该走的时候了，伊诺克毫无怨言，或是不想显露出来。

“搬到亚利桑那州去，”他勉强笑笑，“我要关门了，把存货卖给莱克星屯大道的弗莱彻兄弟古董店，他们惦记我这个小店有好多年了。最要紧的是——我们怎么安置你呢？”

我吻着他的面颊，紧紧拥抱他。

他为我做的善后处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我连想都不会想到——三个月工资作为解雇费；他珍藏的图书，包括有关希腊铸币的带插图的珍贵书籍；过去几年所有古币拍卖的目录册——统统送给我。

更感人的是，他给老朋友打了好几个热情洋溢的电话。当我把他送上开往亚利桑那火车时（他不愿坐飞机），他已经得到给我找到工作的许诺。在麦迪逊大道的一家老字号、声誉极高的拍卖行——格兰迪拍卖行，我将在财产估价部门搞古币鉴赏和估价工作。

我的伟大的历险从此开始。

二

“我叫费利西娅·多获，”她惊异地仰头看着我，“拼为 D-O-D-A-T，可发音是多获。请记住这点。在格兰迪拍卖行我领导你的工作。”

我愉快地点点头。可我一见她就腻烦。她的身材足让我

妒忌一生；娇小、匀称、优雅，使我相形见绌。她是个黑人，一头乌发似柔软的羽毛，橄榄色皮肤，整日浓妆艳抹。我能感到为什么男人对她垂涎三尺。可我本能地直觉到她是个坏女人。

“你将负责古币估价，”她尖声说，血红指甲在玻璃板桌面上纷乱地弹着，“你偶尔也得出城去鉴定古币。明白了吗？”

我再次顺从地点头，觉得自己象个晃悠脑袋的呆头呆脑的中国泥娃娃。

“遗憾的是，拍卖行房间有限，我不能分给你单间办公室。你将同霍巴特·朱利安合用一间房子，他处理邮票、手稿和历史文献业务。我得事先告诉你他是同性恋者，这使你厌烦吗？”

“一点不。”

“那好。现在把你安排妥当，你就得立刻工作。”

真是位“可爱的”女士。我跟在她后面，穿过狭长的走廊，两旁放置着旧长靠椅，破裂大理石镶面的桌子，还有画着几条死鱼的油画。她在一面坚实的橡木门旁停下，那门上有个监视孔。

“这是你的办公室，”费利西娅·多获厉声道，“因为你和霍巴特·朱利安要在室内检查珍贵的委托品，这门必须永远锁着，清楚了吗？”

我快把头点晕了。

她轻快地叩叩门。过一会儿监视孔打开，一只眼睛窥视我们。门被下了锁，大门缓缓打开。

“霍巴特，”我的老板迷人地嫣然一笑。“这位是你同屋，玛丽·贝特森小姐。我相信你们会相处得非常好。给她讲讲规则，可以吗？亲爱的？”

她走了，留下我，门又被锁上。他转过身说：“我叫费利西娅·多获。拆为 D-O-D-A-T，可发音是多获。请记住这点。”

他的声音、姿态模仿得维妙维肖，我忍俊不禁。他笑着伸出手。

“霍比，”他乐道。

“邓克，”我笑言。

“邓克？是喝咖啡时吃的炸面包圈，还是篮球的扣篮？”

“扣篮，”我说。

“啊，好好，欢迎到动物园来。”

他桌子旁有个小咖啡炉，我们每人来杯咖啡。我是用纸杯子，他的瓷杯上印着：“杯口朝上。”

“你最好带来你的杯子，”他提议，“说到工头，她是块痔疮，你或许也注意到了。她可能很危险，所以得让她三分。这个实权人物要认真对待。她同‘老天爷’关系不一般。”

“老天爷？”

“就是斯坦顿·格兰迪。他拥有一切。他和他的庞大家族。他是艾萨克·格兰迪的玄孙，艾萨克是在18世纪左右创立家业。你早晚要见到他。你得讨好费利西娅·多获，公司传说亲爱的费利西娅跟斯坦顿·格兰迪有点……我们都纳闷儿：费利西娅真的干了吗？”

他指点着办公室。在伊诺克的“小杂货间”干了三年后，我感到这间房子太宽敞了。每人旁边有窗户，居高临下通风很好。巨大的书桌，松木工作台，木制档案柜，玻璃书柜。都有些老朽，可还实用。

“我的前任出了什么事？”我问。

“被开除了，”霍比看着我，“我不想使你失望，邓克，恐怕她有点太迷人，‘老天爷’怜香惜玉，多荻女士就勃然变色了。”

“哦？真那样？”

“就那样。”

“好了，多荻女士不必担心我的。”

“难说，”他莞尔一笑，“要是‘老天爷’有那意思……”

“这是我多年来听到的最好的恭维，”我告诉他，我们相视而笑，知道我们会成为朋友。

格兰迪拍卖行成立于1883年。这里的家具大都是那时期的产物。拍卖行座落在麦迪逊大道，它是一幢典雅古朴的大楼。它象是刚刚开放的历史资料馆：天鹅绒窗帘、丝纱罗台灯、维多利亚时期的云纱面双人沙发。还有华丽的挂钟，中国古董。及那些令人诧异的“艺术品”，它们是被当做不动产买进并永远卖不出去的东西。

有个办公室笑话说格兰迪拍卖行里什么都是出售的，除了厕所。这当然不是真的。但我承认周围的东西惹人心烦，都是老古董。就象呆在安特卫普博物馆里似的。

可我热爱格兰迪拍卖行。我的专业进展顺利，还长了许多关于古币的学问，也没出大错。我为拍卖行的获利出了一份力——从伊诺克的老主顾那儿弄来一批古币，并拍卖成交。

虽说没法同索思比或克里斯蒂拍卖行那样庞大杰出的拍卖行相提并论，格兰迪拍卖行还的确是个工作的好地方，尤其是当我和霍巴特·朱利安在那锁着的办公室内的时间。我们俩也算是小小专家。因为拍卖行主要拍卖的是油画、雕塑、素描、银器、印刷品、珠宝、古兵器和盔甲等等。硬币和邮票排在

拍卖条目的最后，所以我们俩没有赚大钱的压力。

我们有充裕的时间摆弄夹子、卡目镜、放大镜和强光灯。要是有个偶然被允许进入“密室”的人，肯定会认为我们是一对儿大傻瓜。霍比研究一小张黏糊糊的碎纸片，我在仔细观察一小块凹凸不平的金属。我们也小声交换意见，

“瞧瞧这水印图案！”

“被钳过了，太可惜。”

“没打孔，真棒！”

“罗马式的。”

“他们应该用胶水粘。”

“阿肯联盟时期的银赫米德拉克马，好漂亮。”

有时候我们为发现“新大陆”而狂喜，霍比把我叫到他的工作台，看一眼伪造得足能以假乱真的赫尔曼·梅尔维尔^①的亲笔签名。我也唤他过来，欣赏公元前420年铸造的精美的泰特德拉克马硬币，它的正面是只展翅的雄鹰，反面是只螃蟹。

可以说我们是一对儿非常年轻的古董收藏家。我们对过去的一切都异常着迷地热爱，我们俩也相互喜欢。这使工作更有情趣。有时我们一同出去吃饭，不是经常去。霍比的恋爱伙伴发狂地吃醋，以为他向往异性恋爱，要变心。霍比对他可是忠心耿耿。

霍比身材瘦弱，一头金发，举止温柔，还有种滑稽的幽默感。他衣着漂亮，还对我的服饰提出可行性建议，使我麻杆身材不那么突出。我们俩相处得如此融洽，大概世人视我们乃

① 美国19世纪的著名小说家。

怪胎所生。我们本性绝异，俩人之间的友情却是真诚的。

我在格兰迪拍卖行干了两年后的一天上午，那是4月下旬，风雨交加，是个凶兆！我被费利西娅·多获传去。她搽了味道特别呛人的香水，象桂花一样甜滋滋的。她的办公室气味跟花房的味道一样。

听了霍比的忠告，我与亲爱的费利西娅保持着冰冷的纯专业性的关系。我们双方都尽量谨慎、有礼貌。要是她偶尔急躁发火，我也把它归于她的工作压力太大。她从没对我那令人生畏的身高开过玩笑，可她有种看我的方式——眼睛先盯着我的脚，再一点一点地向上移，好象她在巡视珠穆朗玛峰。我腻味这个。

“你知道有位名叫阿奇博尔德·哈维斯朵克的先生吗？”她问道。

“哈维斯朵克？不，我不熟悉这个名字。”

她向我投来匕首般锋利的一瞥，“他拥有一批数额及价值巨大的古币，大概有500种，保险额是200万元。我真感意外你没听说过他。”

“多获小姐，”我尽量心平气和，“没人知道世界上最大古币收藏家的名字。为安全起见，他们买卖古币仅通过代理人、律师、或职业古币商人。你永远不会在拍卖场或别的交易场所见到他们的名字。有时他们在交易中使用绰号。比如‘马达斯’是个沙特阿拉伯酋长，没人知道他的真名。一个外号为‘波士顿太太’的女人收藏了全美国最优秀的一部分古希腊硬币。还有个叫‘达拉斯人’的收藏家。当你拥有的巨大财富那么易于携带——价值200万美元的古币可以放在一个牛皮纸口袋里，你就不愿把你的大名和住址公诸于众了。”